

书香聊城 全民阅读

一本旧书

在平 吴爱玲

从某网购得一本旧书。

不像某些新书透着虚张声势的冷光,这本旧书给我一种踏实感和厚重感,隔着屏幕看图片似乎都能触摸到文字的温度。甚至可以想象:内页一定泛黄了,页面上一定是一行行排列整齐的黑色楷体字。陈年的墨香裹着岁月的气息,宜在夜深人静时秉烛夜读。

毫不犹豫下单。物流很快,拿到手中后,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裹,果然,与想象中一模一样。反复摩挲,还未细读内容,仅是书本本身富有的年代感,就已让我浮想联翩。

书的扉页有两处印章。右上角方印为“××区教师进修学校”,中下方圆印为“××市××教师进修学校图书馆”。封面右上角竖排“×××丛书”,中间竖排三个繁体字“诗经选”,左下竖排是“人民文学出版社”。末页下方小字:1956年1月第1版,1979年10月北京第2版,湖北第8次印刷,印数157501—207500,定价0.78元。

1956年1月,我的父亲还在我奶奶的肚子里。

1979年10月,我的父亲正值青春年华。他只读了3年小学。彼时,他正裸露着臂膀,在秋天余威未减的骄阳下码着砖坯,或在高热的窑灶里汗流浹背地烧砖。父亲16

岁开始烧窑,已经是技术熟练的老师傅了。他当时已没有了母亲。兄弟姊妹6人,他是家中二哥,老大已经远走关外谋生。那个年代的23周岁已是晚婚年龄,可父亲连媒人都不敢找。他从未听说过《诗经》,只有日复一日地劳作。

不知道这本书是什么时候上的书架。1982年5月24日,有一位王老师借阅了它,归还日期不详。这是末页上粘着的一个薄牛皮纸做的精巧卡袋里的登记卡“告诉”我的。

1983年1月12日,登记卡上登记了第二位读者——陆老师。

这个冬天对父亲来说,是值得纪念的。在这个雪花飘飘的冬天,父亲迎娶了我的母亲。“有美一人,婉如清扬,邂逅相遇,与子偕臧。”

陆老师的还书日期亦不详,登记卡上的还书日期一栏只盖着“已还”的红色印章。陆老师借书是教学之需,还是本身就是文学爱好者?我就知道了。

此后近10年的时间,这本书应该是寂寞地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的。因为借书卡上的第3位读者借阅它的时间是1992年3月17日。读者姓赵,是这个登记卡上最后一位读者。这一年我8岁,上一年级。就在这一年的某一个长假,我因为作业一点儿也没做,死活不肯

去上学,父亲打了我,把我拖出屋门摁在自行车后座上送到学校。我只记得从屋门出来的那一刻,清晨的阳光是暖黄色的,清凉,温柔。

赵老师看了多久?哪一日归还的?此后这本书又在研修学校的阅览室搁置了多久?它又是何时因何流落出来的?1992—2022年,整整30年,它经历了什么?书中没有一处笔迹,没有一丝划痕折痕污迹,只有枯叶般的黄色纸张上规规矩矩的黑色楷体字静静地与我对视。同时,这30年我的父亲母亲,背朝黄土面朝天抚养大了一双儿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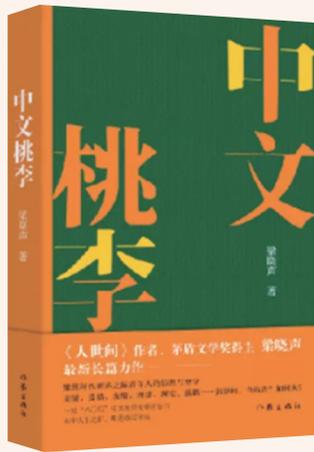
2022年的这个盛夏,这本277页32开的旧书,如秋日的一片黄叶飘落在我的案头。如果30年前那个假期过后,父亲没有强制送我回学校,我和这本旧书还有这样的机缘吗?我找了一张背面洁白的海报,郑重地包上了书皮,在白色的书皮上,用自己并不美观的字体认真地抄上了书名、作者、出版社。

一本泛黄的旧书,隐含的岂止是半个多世纪的故事。她是三千多年喜怒哀乐痴怨娇嗔的咏叹,必将在未来无数个千年里传唱不息。

我听见古朴的书页里正吟诵着动人的歌谣,时如溪泉叮咚,时如黄钟大吕;时而幽咽,时而莺语……

● 欢迎加入一城湖QQ群(群号:584666478)品书、聊书,讲述你与书的故事。
● 一城湖投稿邮箱:lcwbyichenghu@126.com。

荐书



《中文桃李》

作者:梁晓声
出版社:作家出版社

2000年,中文系新生李晓东和徐冉在去往大学的火车上初遇,小小的冲突后,彼此的印象都堪称不佳。他和她都没想到,这是一场漫长的缠绵抑或纠缠的开端。

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……大学里道理分明的为人处世,在象牙塔外却陷入重围。《伤逝》中涓生和子君的悲剧,难道真会以另一种形式在新世纪上演?家乡、省城、北京……人生轨迹的迂回曲折,无非是寻觅一方安居之地。总要等到奔波疲累后,才蓦然发现:此心安处,即是吾乡。

聊城市新华书店提供



《心居》

作者:滕肖澜
出版社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这是此刻的上海,有着生于斯长于斯、折腾半辈子只为落叶归根的老上海人,不想变得透明而努力上进的新上海人。在日新日进的大都市大时代里,以顾家三兄妹为代表的上海人,围绕房子衍生出种种悲欣交集的人生经历。历经生活的劫波,他们渴求更丰沛的物质生活,同样也不遗余力地为个人灵魂寻找妥妥的栖居之处。

作者不疾不徐、细腻软糯的行文风格,正是“沪上味道”最地道的注脚——这座城市和城中人不失温热的精明、无害的野心,以及融入人间烟火的妥帖。

聊城普禾书吧提供

小说连载

布衣诗人谢榛

聊城 武俊岭

④

第二天,谢榛便做进京的准备。他先是到了王府,向赵王辞行。以前,谢榛短时间离开安阳,没向赵王打过招呼;这次不知多长时间,就不能不对赵王说了。

剩下的,自然还是誊录自己的诗歌。这次与上次进京时相比,他的诗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一是格局大了,二是气魄大了。以前看李白的诗歌,有一种莫名的恐惧,现在则没有了;虽然他还没有从李白那里学到什么。谢榛想好好地选择一下。

五七言歌行,五七言绝句,五七言律诗,这三大类,谢榛都选了一些。然后,以自己独特的字体写在王府供给的上好连七纸上。谢榛的字先学柳公权、颜真卿,后学二王,再学米芾。这样,他的字楷中有行,既苍劲,又流丽。

整整用了七天的时间,谢榛誊录了三百六十首诗。他誊录了三份。他想,起码要献给京山侯崔元

一份;剩下两份看情况而定。

谢榛这次进京,准备乘坐马车。从安阳出发经邯郸、顺德、保定,直至北京。车马费已预交了一半,七百文铜钱。

李泰给的那一百两银票,谢榛换成了碎银子。他留给家里五十两。另外五十两,除去车马费,剩下的留作客居北京的费用。妻子说家里还有五十两银子呢,穷家富路,你还是把一百两银子都带上吧。

谢榛说,不用。我这人命好,总遇到好人。

临行前的夜里,孩子们都入睡了,谢榛把妻子唤入书房。油灯下,谢榛看着妻子的脸,疼惜无比。妻子虽然小自己一岁,但两鬓已有了几根白发。妻子为了这个家终日操劳,真是太辛苦了。从临清移家安阳后,家里虽然没有断过银子,但仍需精打细算。赵王,正像崔铎说的那样,并没有对王府账

房说过每年必给谢家银两的话。这样的话,谢榛就得指望顾圣之、郑若庸两位,适时地提醒赵王。次数一多,谢榛就感受到一种屈辱,一种乞讨似的屈辱。好在,几个儿子已能够挣钱,虽然所干的都是较为低贱的活计,但总算能糊口了。看来,谢家仍然需要我这头健骡不停地奔走。谢榛不无悲苦地想。

妻子说,我把你的衣裳都收拾好了。里面穿的,全洗干净了。外面穿的,带了两套,算是有换洗的。现在刚刚二月,天还很冷。衣服脏了,你花几个铜钱让人洗洗。千万别脏兮兮的。你接触的都是当官的,人家穿的可是绫罗绸缎。

我穿布衣,又怎么了?我可是锦心绣口。

妻子一凛,知道是戳着丈夫的短处了,于是沉默。

第二天,元灿、元炜把父亲送到驿站。

(未完待续)